

老照片

精选本

◎ 风气流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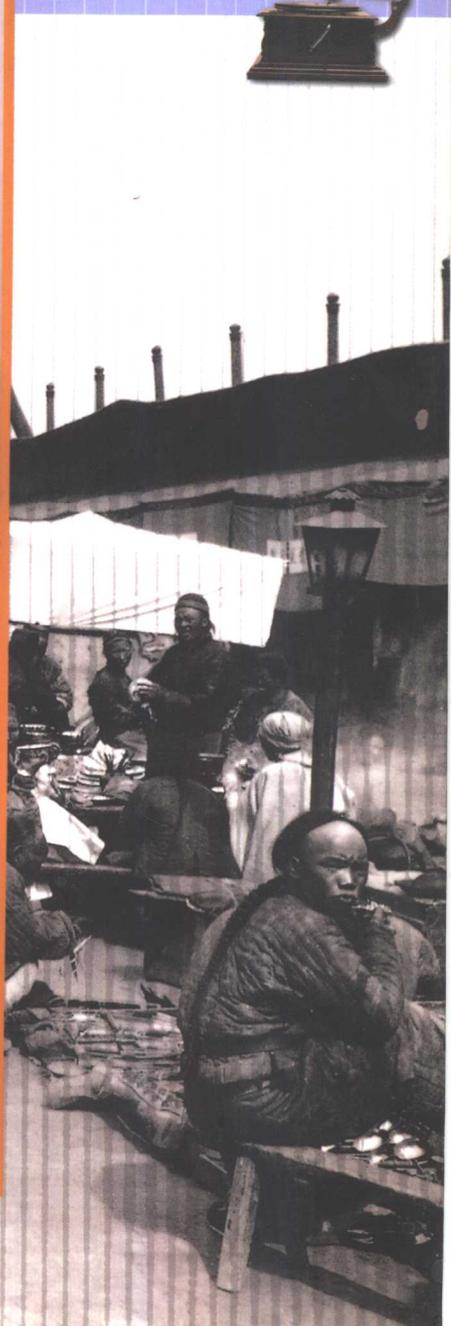
◎ 旧时景物



风物流变见沧桑



山东画报出版社



风物流变见沧桑



精选本

《老照片》编辑部

编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物流变见沧桑 / 《老照片》编辑部编.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1. 8
(《老照片》精选本; 2)
ISBN 7-80603-571-0

I. 风… II. 老… III. ①中国 - 近代史 - 摄影集
②中国 - 现代史 - 摄影集 IV. K25-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35903 号

书 名 风物流变见沧桑

编 者 《老照片》编辑部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编务室 (0531)2060055—5420

市场部 (0531)2906847(传真)

网 址 <http://www.sd-pictorial.com.cn>

<http://www.sdhbs.com.cn>

电子信箱 webmaster@www.sd-pictorial.com.cn

印 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

厂 址 泰安市灵山大街东首 邮编 271000

版 次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16 开(787×1092 毫米)

18.5 印张 205 幅图 145 千字

印 数 1—7000

I S B N 7-80603-571-0/K·125

定 价 2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冯克力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特定的生活细节，或称习俗。这些生活细节渗透于衣食住行，乃至文化娱乐的方方面面，无所不在。

在正常的年代，人们生活在这些细节里面，如鱼在水，习焉不察。而一旦社会发生大的动荡或急剧变革时，“生活细节”对人们便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清末民初的中国男人如何处置自己的辫子和同时期的中国女人怎样对待自己的脚了。

其实，在当时，处在社会急剧转型中的古老中国，被时代赋予特殊意义的“生活细节”，远非只有男人的剪辫和女人的放足。还有我们将在这个选集里看到的家庭合影时被郑重置放在桌前的那盏新式煤油灯，民国妇女时兴的新装，写在天安门城墙上的“注音字母表”，白洋淀边女子小学女孩子们肃穆的面庞，齐鲁大学外籍教师忙碌的身影……

这是孕育在日常生活里的新时代的气象，是一个古老民族向过去的告别。

然而，告别一种延续了几千年的生存状态，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围绕着日常行为和习俗流变的冲突，新旧势力往往形同水火，以至演化为生死搏斗。而且，其过程之艰难，对人们生活影响之深远，有时

甚至要远远超过一场暴力的变革。对于只是为了改变一下“生活细节”，我们的前人所付出的代价，是生活于今天、有着多元选择自由的人们难以理解的。

在谈到历史上的“大事”与“小事”之辨时，胡适曾经说过：“朝代的兴亡，君主的废立，经年的战事，这些‘大事’在我们眼里渐渐变成‘小事’了。《史记》里偶然记着一句‘奴婢与牛马同阍’，或者一句女子‘蹶利屐’，这种事实在我们眼里比楚、汉战争重要的多了。”把“女子‘蹶利屐’”这样的琐屑之事和楚汉战争放在一架天平上比轻重，还得出了这样的结果！

胡博士又让我们肃然起敬了。



目 录

风气流变

- 剃发令·蓄发令·剪辫令———003 刘德增
- 法国乔治·拉比博物馆收藏的几幅中国历史图片———013 胡昌健
- 清末新军的剪辫———018 沈 君
- 剪发的故事———021 王晓梅
- 珍藏在法国的清末民初照片———027 邱治平
- 19世纪外国人拍摄的中国士兵———034 简·艾略特
- 旧上海的娼妓———039 汤伟康
- 三代人的合影———052 姜 波
- 民初妇女的新装———056 陶 冶
- 彼时的女姓服饰———059 山 曼
- 在齐鲁大学的日子———063 艾理森·M·哈里斯
- 80年前白洋淀边的乡镇女子小学———082 白永达
- 半个世纪前的一所私塾———086 李石田
- 写在天安门城墙上的“注音字母表”———088 费锦昌

- 一个小剧团的始末——091 史耀增
46年前的婚礼——095 史耀增
各个年代的童装——099 英子
40年代赴美进修的中国护士——107 刘燕萍 姚秀缤
苏州姑娘旧影中——114 雪怀
葬俗改革的实录——122 石匠

旧时景物

- 圆明园遗影——127 史建
丹尼尔“鲜汁”及玉函山造像——136 郑岩
旧北京内城城门——141 张洪杰
19世纪末胶州湾写真——148 吴坚
老烟台——161 山曼
上海外白渡桥——166 汤伟康
北京中山公园的兴建——169 钟少华
从撒马尔罕到北京——176 刘瑞琳
亚东海关及其他——196 丁乐丰
泰山的山轿——202 叶涛
驼铃叮咚北京城——206 华孟阳
观前老丹凤——217 石匠
威廉·史密斯和他的中国老照片——222 宋家珩
97年前的一次治黄——235 杨大平



- 风船———238 山 曼
- 20世纪初的长江流域———241 史 建
- 大河在质问———249 常 言
- 窖冰———255 傅公钺
- 西湖旧影———260 王加本
- 1929：西湖博览会———267 季 风
- 抗战前夕的四川饥荒———269 涂宗懋
- 1947：北京天桥见闻———276 张祖道



风物流变见沧桑



风 气 流 变



《老照片》精选本

原书空白页



剃发令·蓄发令·剪辫令

刘德增

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甲申年(1644)4月22日。一个刻骨铭心的日子。

是日，缩兵驻防“天下第一关”山海关的大明帝国宁远总兵吴三桂，开关揖入宿敌，清兵占北京，下江南。爱新觉罗·福临成了天下共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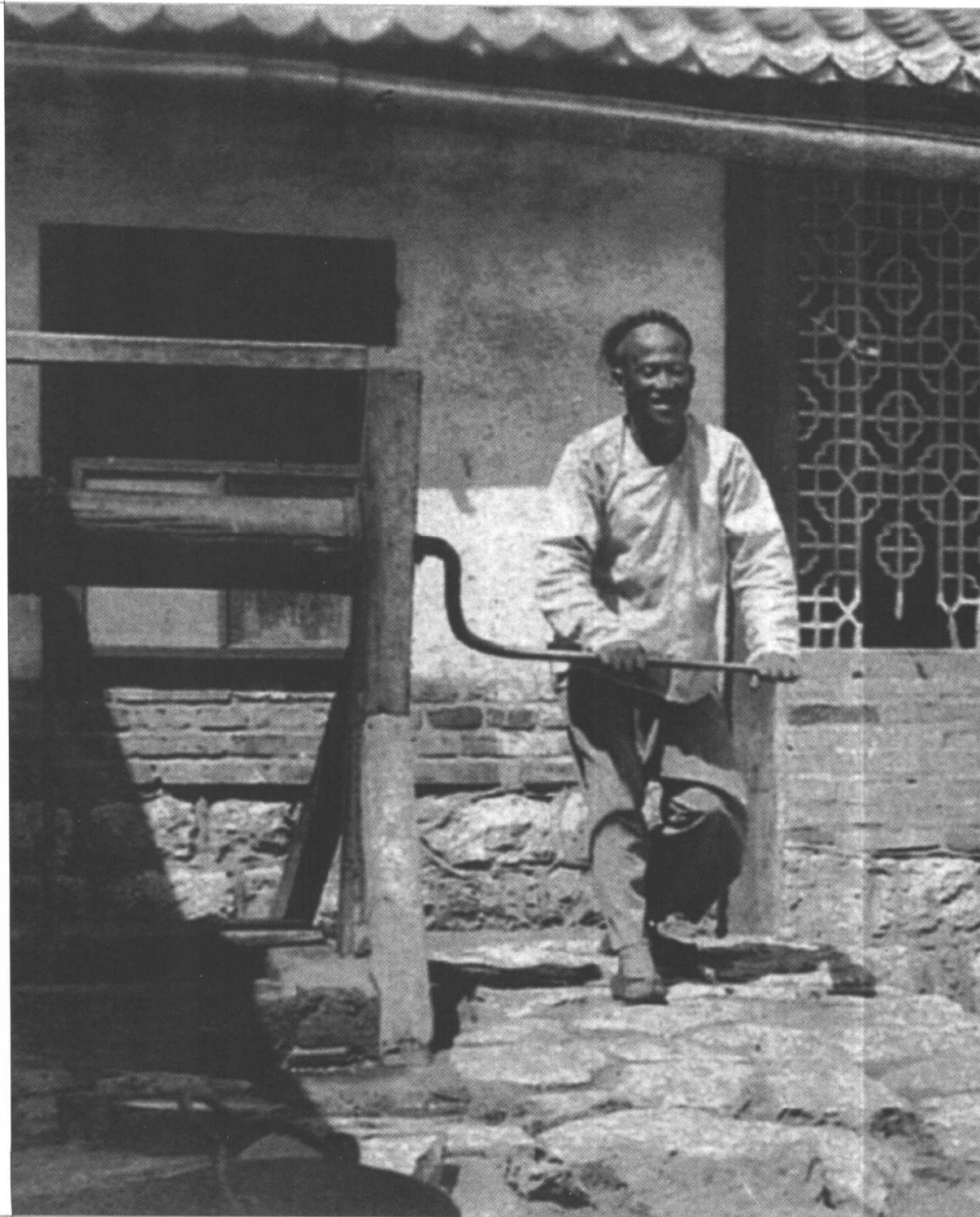
翌年，6月15日，又是非同寻常的一天。

这天，福临颁布了“剃发令”：京城内外，限10日；各省自诏令到达之日算起，亦限10日，官军民一律剃发，迟疑者按逆贼论，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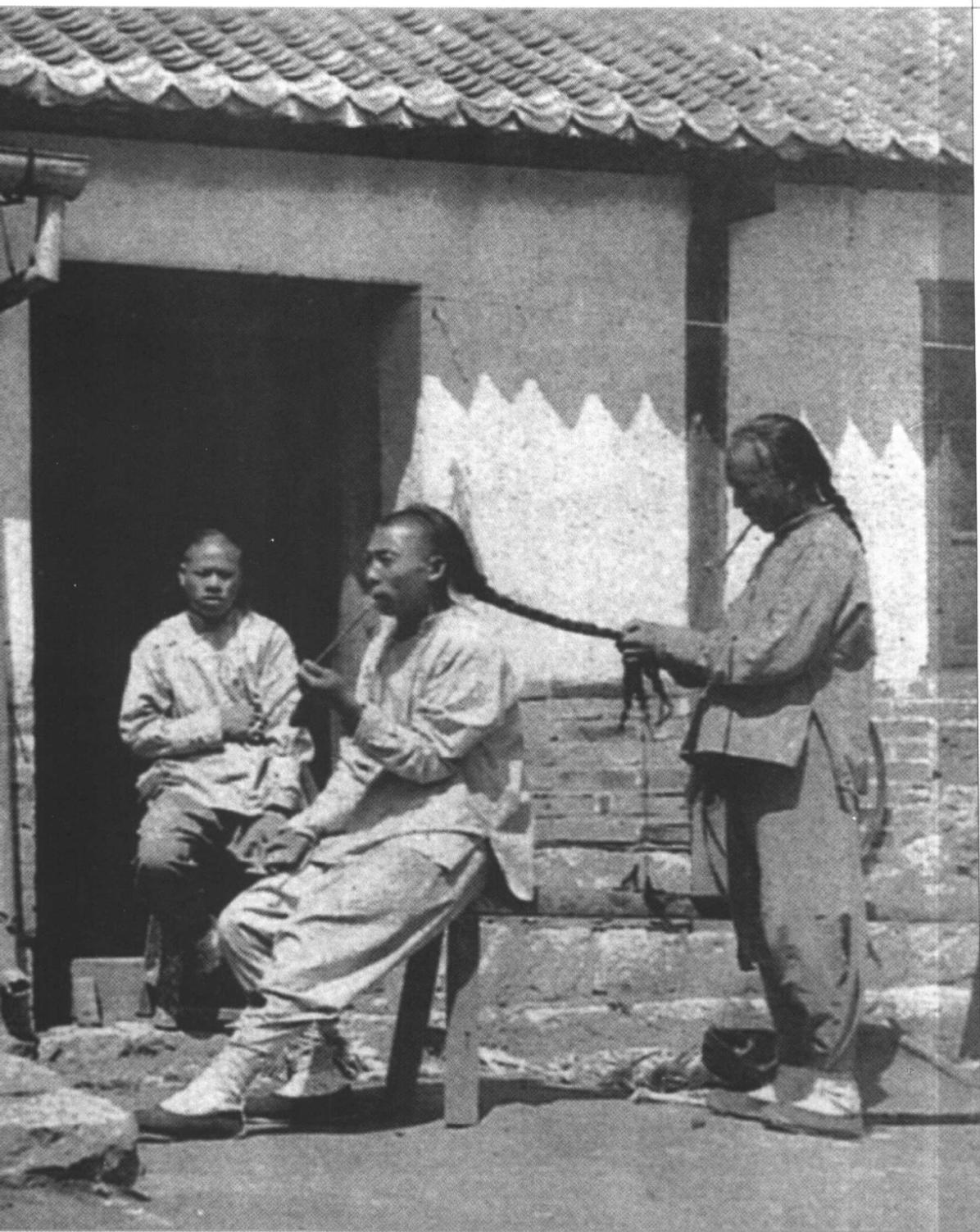
这是以死要挟汉人皈依满人的发式。汉族男儿蓄发，在他们看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妄动。未成丁的孩童，头发覆颈披肩；成年后，总发为髻。满人则不然，从额角两端引一直线，直线以外的全部剃去，仅留颅顶发，编成辫子，垂在脑后。有名江绍原者，近世文化名人，写过一本《发须爪》，说满人的辫子乃“马祖”崇拜的遗俗，就好比“马尾巴”。笔者则以为，满人的发式乃是出于一种实用目的：他们原是狩猎部族，剃发辫发，是为了防止头发被风吹散，遮住视线。清廷把剃发作为归顺的标志之一，口号是：“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令下，有的地方官为表忠心，把期限缩短到三天，甚或一天。

如果说武力征服犹如暴风骤雨，那么“剃发令”就像晴天霹雳，汉人惊恐万状。这惊恐瞬间化作满腔怒火，他们要发不要头，宁为发而死，高呼：“宁为束发鬼，不作剃头人！”江阴十日，嘉定三屠……惊天地，泣鬼神。

最悲壮的要数“江阴十日”。是年闰6月2日，江阴人举义，誓死



编辮子 清末攝于煙台





捍卫颅上发。他们在阎应元、陈明遇的领导下，坚守城池 81 天，杀死清兵 75000 余，有 67000 人战死城墙上下。城破，清兵连杀 10 天，直到满城杀尽，方才封刀。死于清兵刀下者又有 17 万多人，仅有 53 名老小幸免于难。

八十日戴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
六万人同心死义，存大明三百里江山。

这几句诗是对江阴死难烈士的最好悼念。

始作俑者，淄川孙之獬

每当谈起“剃发令”，人们就会大骂汉奸孙之獬，说他是罪魁祸首。孙之獬，淄川人。他本是个满腹经纶的士子，中过进士，在天启二



清军入关后，曾在街道、路口强行为过往人剃发。民间的剃头业便由此演变而来。这是北京街头的的一个剃头匠。（摄于清末）



年(1622)的“大金榜”上，可以找到他的名字。这榜进士共409名，孙之獬位居第三甲第二百一十五名。他做过22年大明臣子，可清军一占北京，就投降了。降清的明臣很多，一朝天子一朝臣，人们并没有过多的指斥，唯孙之獬被众人唾骂，那原因是，他第一个剃发易冠。当时，朝臣分满汉两班，上朝的时候，满班大臣说他是汉人，不许他入班；汉班大臣说他是满人打扮，也不要他。孙之獬羞愧难当，遂奏请汉人一律剃发。于是，有了那道“剃发令”。于是，孙之獬成了千夫所指的千古罪人。

孙之獬那颗“满式头”仅仅维系了三年。顺治四年(1647)，反清志士攻进了淄川城，正在淄川老家的孙之獬被捉，人们找来锥子，在他剃得发亮的头上钻一个眼，栽一撮头发，硬是给他重植了一头黑发。痛得

剃头匠的挑子，当初脸盆架旁还立有一根旗杆，用来挂清帝剃发梳辫的圣旨，后改为挂毛巾和磨刀布了。这张照片摄于民国初年的北京街头。



他狂呼大叫，人们不愿听，就又把他的嘴缝上。他那副嘴脸，让人们越看越恨，就又把把他大卸八块……

正月不剃头，剃头死己舅

脖子究竟硬不过钢刀，汉人为了项上头颅被迫剃发。然而反抗并没有停止，正月不剃头即是反抗形式之一。

俗谣云：“正月不剃头，剃头死己舅。”从前，这习俗是被恪守的，有舅舅的男子都在春节前把头发理得短短的。如今的年轻人大多不信这一套了，但老人们却振振有辞地说：某人正月剃了头，他舅不久就死了。在某些地区某些人中，这一习俗还在老人的监督下传承着。

实际上，这正月不剃头决不是为了娘舅的安危。民国二十四年版的《掖县志》卷二《风俗》揭出了这一习俗的谜底：

“闻诸乡老谈前清下剃发之诏于顺治四年正月实行，明朝体制一变，民间以剃发之故思及旧君，故曰‘思旧’。相沿既久，遂误作‘死舅’。”

正月不剃头，原是“思旧”。正月为一年之始，有如一日之晨。正月一个月不剃头，以缅怀传统。不过，乡老将“剃发令”的时间记错了，不是顺治四年正月，是顺治二年六月。

习俗有极强的传承性，也会随时随地而变。满族入主中原后，大量接纳汉族士大夫参加政权，内阁大学士、六部尚书等高官显位，都是满汉各半。在这“满与汉，共天下”的局面下，满、汉民族矛盾逐渐减弱，日久天长，汉人也奉“满清”为正统了，剃发渐成习惯。这样，正月不剃头以“思旧”就失去了赖以存在的文化心理基础，由谐音讹传为“死舅”。



男人们的脑后拖着一条又粗又长的大辮，曾是中国街头的寻常景观。（清末摄于北京）

剃头挑子——一头热

一道“剃头令”还带来了一个新的行业：理发。

最初，在街道、路口搭个棚子，旁边竖一根旗杆，上面悬挂着“剃发令”圣旨，就是剃头铺了。哪个敢不剃发，抓住砍了脑袋，把人头也挂在那根旗杆上。

后来，剃发成了习惯，旗杆就不挂圣旨了，也没了人头，这旗杆就被剃头匠用来挂毛巾、磨刀布，竟也成一景。

也有走街串巷觅活的，一副挑子，一头是火罐，上面的铜盆盛着热水，旁边也有一根旗杆；另一头是长方形的小柜子，小抽屉里放着剃刀、梳子之类，放在地上便是顾客的坐凳。

剃发也逐渐成了文人墨客吟诵的对象，有一首描写剃发的对联云：

暮暮朝朝，洗洗刷刷剃剃。